

導讀文章：Nora, P. (2002). Reasons for the Current Upsurge in Memory, Eurozine.
Retrieved from <http://www.eurozine.com/articles/2002-04-19-nora-en.ht>

時間：2013/8/12

導讀人：黃欣柔

風起雲湧的記憶之由

壹、內容簡介

近二十多年來，全球遍及各地掀起探討記憶的熱潮。每個國家、社會、民族或家族，對傳統美好過往的關係產生深刻的變化。Pierre Nora闡述其源由與相關因素。

一、記憶風潮對過往關係的變化

這些變化包括，批評官方版本的歷史，試圖恢復過往被壓抑、沉積的歷史符號，尋根和系譜學相關研究趨增，各種紀念活動和新建博物館林立，機密檔案陸續解密，世界遺產愈趨受關注等。這些趨勢形成一股紀念潮席捲世界各地，重新建立與過去所建立之連結，產生一波又一波如同海嘯般的衝擊－無論是真實的或想像－歸屬感、集體意識、個人的自我意識、記憶和認同。記憶的熱潮透過各式各樣的倡議揭露愈趨蓬勃，以不同形式途徑參與或解決與過去的恩怨。

二、法國記憶風潮之源由

法國記憶風潮源自於 1970 年代中期，三種不同現象所導致的結果。從對歷史的認識到推動對記憶意識覺察之綜合效應，1975 年是明顯關鍵的時刻，在經濟危機、後戴高樂時代的後效餘波，和革命理念殘燼中交會之處。

（一）經濟危機

1974 年經濟危機，油價大幅上升，影響所有工業化國家，尤其是法國，無情地席捲整個傳統習俗、景觀、工作、生活方式，更甚於其他工業國家。此危機中斷了法國 30 多年密集工業化和城市化成長，成長的逆轉現象促使法國意識到工業化過程所造成的損失，剷除了直到二次世界大戰仍是其基礎，尤其是有數百年歷史農村社會的穩定。有關農民人口大幅削減幾乎像切肢之痛，這是典型「集體記憶」的終結，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從事農業的人口比例還有約 50% 左右，1975 年已跌破 10% 的門檻，「鄉村記憶」的存在僅繫於情感或學校的教育。

（二）後戴高樂時代影響

1974 年吉斯卡爾·德斯坦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總統登基，打著變革旗幟加速改革，以技術專家治國，並未隨同法國陷入失落和恢復過去的熱情，然隨著廣大懷舊熱潮影響，出乎意料之外地，在 1980 年亦投入國家遺產推展行列。吉斯卡爾·德斯坦總統在任期間，

加劇後戴高樂的影響，在各領域均強調和傳統戴高樂主義有顯著的突破。第二個主要現象產生隱晦然強大的後效影響，值得更深入探索。

（三）革命理念式微

關於重新解釋國家的過去，分別展現在三個不同的階段。

1.首先是短期的。1970年11月戴高樂將軍之死，迅速終結當時社會的阻力—戴高樂解放巴黎時所增加的勢力，整個法國抵禦德國的佔據，除了少數叛徒，法國維琪政權的黑暗記憶，成爲「未過去的過去」。

2.第二波浪潮較長。後戴高樂時期代表回歸更深遠的過去，第五共和國弗朗索瓦密特朗 François Mitterrand 總統上任後，意圖恢復國家體制之間的平衡。促使國家崛起的偉大人物，聲勢如日中天，偉人和傳記開始蓬勃發展，對法國概念重新感性詮釋，包括歷史、景觀、美食、領域，以及其傳統等，感性意識佔極右派的迅速崛起。就關注國家意識恢復其合法性的左翼而言，由於革命思維式微，轉而強調馬克思主義。

3.第三種現象，不易察覺但也許更重要，大力促進法國人重塑對自己過去的態度。彼時主要事件包括馬克思主義崩潰、蘇聯衰微、共產黨迅速萎縮、黨對大多數法國知識分子的影響力衰退等，自1789年以來，像法國爲革命之起源地，革命思想式微，歷史的動力被引領面向未來。對由革命構成的時間概念，明顯從過去必須保留，以裝備因應未來，且清楚哪些部分有需要必須被抑制、被遺忘、和破壞。革命型態的歷史是斷裂性的構成，崇拜國家遺產風潮，隱藏其後的源由是革命思維漸失，恢復到過去自由的想望是不確定、重要的，包括物質和非物質層面。

這三種現象非僅有，但肯定是最強大的因素，很快就被推動了全國記憶風潮。持續永久的不變乃是改變，而越來越快的變化，促使萬物沉澱的過去更加迅速消逝。由於變化對記憶影響深切，必須採取有組織的措施方式因應，此至關重要，因爲它已粉碎歷史統一時間的概念，即原以一個化約線性欲約束過去未來的作爲。

三、現在和記憶互爲獨立

社會、民族、團體或家庭，對於以傳統決定未來需要，記住過去以準備未來，這賦予「現在」的意義，作爲過去與現在的聯繫。廣義地說，未來可以下三種方式之一予以解釋，決定人們對於過去的想像，可以設想作爲一種恢復過去、進步或革命的一種形式。我們面對完全不確定的未來該採取何種形式，和因爲不確定性，基於目前現有技術手段可保留過去，使我們有義務去記住。我們不知道我們的後裔是否需要了解自己，以了解他們的生活。無法預測未來，使我們有責任積累，任何明顯的痕跡或重大標誌，最終證明我們是什麼或我們將成爲什麼。讓現今有責任去記住—是有道德意義，和失落的連結（非僅是記住的能力）。

「加速歷史」的影響，對照未來，是我們對過去的突然疏遠—斷裂，如同一名言所形容之「失落的世界」。我們對於過去的痕跡，持有的關鍵在於我們的「認同」，即我們是誰。當下我們不能處理過去，只能透過文件檔案恢復重建過去。換句話說，就是我們今天所謂的「記憶」，不論形式如何，本身就是一個重建的記憶，過去的「歷史」。「記

憶」的意思如此廣泛，它往往可以使用純粹是作為「歷史」的替代品，並為研究歷史記憶服務。「加速歷史」對記憶有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它會導致堆積，誇大損失，激增擴散重要性涉及機構和載具，諸如博物館、檔案館、圖書館館藏、資料庫、年表等；另一方面，基於不可預知的未來和過去之間籠罩在黑暗中，現今是作為理解自我的途徑，然現今已為歷史覆蓋、真理意識等交織而成，這是時間和歷史連續性的擴展，以作者的意見，今日的記憶反映現實，過去不再是未來的保證，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記憶在社會發揮積極的作用，投入連續性的承諾。在昔日，過去和未來是獨立的，「現在」作為他們之間的橋樑；在今日，「現在」和記憶則是互為獨立的。

四、集體記憶和個人記憶

記憶風潮另一個原因是一個社會性的，並且是連接被稱為「加速」、「民主化」的歷史，像是各國人民、族裔團體，甚至個人短期內的解放運動。這些記憶涉及少數群體意圖恢復自己的過去，重申自己的身分。少數群體記憶主要有三種類型去殖民化的結果，包括：（1）國際去殖民化；（2）國內去殖民化；（3）思想去殖民化。少數族群的回憶拓展已深刻地改變了各自的地位和互惠性的歷史和記憶，或更精確而言，是增強了「集體記憶」這個概念。

與一向掌握在當局政權、學者和專業同儕團體手中的「歷史」不同的是，記憶深獲民眾抗議運動的新特權和威望，如同弱勢或受害者的報復，伸張歷史權利。歷史，在另一方面，雖然它總是建立在記憶上，作為一個希冀建立科學規範地位的學科，歷來被塑造建立反對記憶。歷史領域像是集體記憶，而記憶屬於個人。記憶可以是集體的，具有解放和神聖開啓之意涵。個人有記憶，集體有歷史（Individuals had memories, collectivities had histories）。集體記憶意謂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社會大眾關係深遠的轉型，其中關鍵在於我們對於認同的理解和轉變，沒有這一點，無法理解這股記憶熱潮。

五、認同和記憶

傳統上，認同是關於個人的特徵；而實上，它基本蘊含行政執法意義，我們的指紋是表達了我們「身分」，我們有身分證明文件，其表達已成為一個類組，用來定義我們有什麼、沒有什麼（from without）。如同 Simone de Beauvoir 之名言「一個人不是生來就是女人」，而是「變成一個」。認同，是一種責任，正是不同級別的義務，由此型塑記憶和社會認同。從這個角度來看，此二者均受相同的機制，已成為同義詞，他們合併的方式反映歷史和社會之間的互動和變化。

法國兼具情感和政治的強銳，歷來重視與國家歷史過去的連結。透過學校教材手冊，和孩子們喜歡的書籍等不同的版本敘述國家宏偉的故事。一方面，是一個強大的宣敘史詩；另一方面，則是親和與忠誠。其中有一集體的國家歷史，也有其他個人的記憶。神聖的歷史，就像是宗教教義問答，是值得犧牲個人性命成就大眾，融合社會的動力與凝聚力。

20 世紀 70 年代，法國經歷了一個關鍵轉型的 10 年。傳統信仰於法國的偉大和命運，在內部備受攻擊。諸如歐洲、殖民地、和世界戰爭 1914-1918，1939-1945、阿爾及

利亞戰爭，不僅降損功耗，亦導致關於國家效能和犯錯的疑惑，引發教會、工會、政黨、家庭等機構危機，學校的教學什麼都不確定性，無法有效實現權力下放的平衡，和加入歐盟等政策舉措。在此期間，法國內部亦發生去殖民化和認同解放運動，少數民族致力追尋自己的歷史與記憶，設想重新塑造屬於自己的記憶，並要求國家承認其歷史。在法國現被稱為「國家記憶」已是被改造侵略、顛覆、淹沒的集體記憶，在這一點上，可謂重要詳述新的記憶是有組織性的，即本文前介和結論所提及一「記憶的國度」(Realms of Memory)。

六、記憶風潮的後效影響

強調記憶風潮的直接影響有兩個作用，第一是包括對於過去的運用，急劇增加政治、商業和旅遊的目的。這方面顯著的例子是紀念事件數目急劇上升，特別是在法國。紀念事件繁衍有各種原因，但均在顯示，過去已不再是單一的意義，歷史意識必然使得過去有數個版本存在。第二個影響是記憶組織的方式。在過去，歷史學家行使排他性控制，享有壟斷、剝奪過去的解釋權。這種特權甚至被極大化，以為鞏固過去。歷史學家負有建立事實、證據和傳遞真相的任務，此為史學家的專業和體面標識。現今，歷史學家已非能獨自一人製造過去，它是一個角色，和法官、證人、媒體和立法者等分享，為了更有力而明確之「歷史的責任」，而不是「記憶的責任」。

對於記憶真正的問題，是要知道如何、為什麼、在什麼時候，及解放的原則，然而記憶常成爲一種封閉、排斥和戰爭的工具。主張記憶的權利，是從根底部呼籲正義，它具有影響力，但常成爲謀殺的呼喊。將「記憶」代替「歷史」，有一定程度的落差，然而「記憶」的意義超出了任何生物面臨崩潰危機，從長遠來看，無論是個人或人類文明均依賴「記憶」留下訊息，我們還是需要記憶。

貳、省思/議題討論

- 一、 集體記憶讓我們省思某種觀念背後的社會因素如何有力決定我們過去的記憶，自己的想法可能多半是社會的體現，故應察覺權力與真實之間的關連，主流權力的引導及其所帶來的影響。無論是官方或史學家編寫歷史，常隱喻理想成爲什麼樣的社會與國家。臺灣記憶所繫之處爲何？在全球化脈絡中的臺灣的新意象爲何？此刻的我們也正在書寫歷史。
- 二、 集體共同的記憶透過型塑，具體體現於教科書中，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歷史，以及什麼樣的教科書，以超越綿延不絕的政治、族群的意識型態之爭？